

泉州

陳梓桓

本拙文為二〇〇六年夏參加民政事務局及嶺南大學聯合主辦的文物文化團後所寫的考察報告。領團者有嶺南大學劉智鵬教授，歷史博物館總館長丁新豹博士（文中的丁博士）。此行獲益良多，以文為記錄。

前言

當香港、上海在近百年成為中外貿易的大港，在世界舞臺上發熱發光時，泉州淡然隱藏在歷史的洪流中，像曾經稱霸一時的大俠，在武林之中隱性埋名，隱世避禍。

然而，我們沒有亦不能夠忘記它曾經發出過的光輝，在世界的歷史、經濟、文化、宗教的發展上，它存在著不可或缺的地位。

這二百年來，香港上海等大港口，都經歷過帝國主義入侵的慘痛時期，它們迫不得已地開放、面向世界。這個曾經稱霸一時的武林盟主，似乎真的避開了武林的紛亂，保留著他稱霸時的氣度，也許，它的自傲是應該的，開放、面向世界，它早於八百年前便如是，它甚至稱霸於當時世界貿易，為西方人所稱頌，所羨慕。馬可波羅謂之「令人驚奇，非常宏大和高貴」，「世界最大的良港之一，商人商貨聚積之多，幾難信有其事」，伊本·白圖塔謂之為「偉大的城市，確實壯麗」「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

就在八個世紀前，中國的宋元時期，世界上各種文化、宗教、經濟，都匯集在這個東方大港之上，它們碰觸、交流、相互影響，泉州成為前無古人，絕無僅有於當世，既自由又龐大的交

流點。那個屬於泉州的世代，各種衝撞、匯聚，激起萬丈光芒。

八個世紀後的今日，那種偉大沉澱了，沉澱成一個又一個沉實深厚的古蹟。九日山的古老石刻，老君岩正襟危坐，各種宗教墓碑，摩尼教寺及開元寺旁的千年老樹，不再飄盪在汪洋大海，而是穩實地安坐於博物館內的宋代的古船，他們都是一個又一個的見證者。

「千帆竟發刺桐港，百舸爭流絲綢路」，是泉州過往的剪影，這趟泉州之旅，且看能否尋找到滿眼不同膚色髮色的人，在千帆進出的海港內，忙著上落貨物的情景，那八百年前的情景。

摩尼教寺

摩尼教可算是一個悲慘的宗教。自公元三世紀時創教，不久便一直受創教地波斯的統治者所抑滅，並視為異端，創教者摩尼也被他的國家統治者所流放、處死。一個連自己的國家也容不掉的宗教，教徒四散。它曾在中亞印度流行一時，這個集拜火教、基督教、佛教及靈智派的思想而成的一個宗教，在二十一世紀的這片人類土地上，已難以找到它的蹤跡。

然而，令人訝然的，是在波斯的遠東方遠處，在另外一邊的海岸線，我們找到了它的影蹤。

「（摩尼雕像是）世界上唯一的，具有世界性和歷史性的意義。」九十年代，聯合國專家考察團來泉州考証草庵後認為。一個建構完整的寺廟，可以證明這一個氣息薄弱的宗教曾經存在呼吸過，而且在這個曾經是世界大港的城市裡，曾經生氣勃勃過。

明代何喬遠《閩書》最早有晉江草庵的記載，有謂「泉州府晉江縣華表山，與靈源相連，兩峰角立如華表。山背之麓有草庵。元時物也，祀摩尼佛。」可見草庵乃建於元代。一九五零年代正式由考古學家發現這個摩尼教寺，糾正時人以為草庵為佛寺的誤解，把它確認為世界僅有的摩尼教寺。

草庵確如其名，人煙不多，背靠山林樹影，寺前綠草如茵，

石牆瓦頂，看不出時代久遠，可能是清代重修之果。寺門右有石梯而下，左有涼亭，它在樹影下悠然自得，似乎慶幸自己找到個安身之所，一待便是八百年。從石梯而上，跨過寺前門檻，內裡正安坐著一尊佛像。

同行的丁博士指出有趣之處，佛像何以有披肩的散髮及長鬚？博士指出摩尼教本無人像可拜，然而傳入中國，入鄉隨俗，亦為避免滅教，讓統治者對這個外來宗教少生懷疑，而融入一點佛教與佛像的元素，像變色龍般化成中國政治與人民風俗下的顏色。恐怕，生於波斯、死於波斯的創教人摩尼，一生人也沒有想過自己將化成佛像，留了長鬚，穿上僧服，被遠東黃膚黑髮之人所參拜上香。

從寺的側門走出，從走上石梯，可見一巨石穩立，上有石刻，「勸念 清淨光明 大力智慧 無上至真 摩尼光佛」為草庵建成百年後的石刻，由此得見摩尼教崇拜光明的教義，該教強調善惡二元論，追求修善與光明，反對惡與黑暗，因此摩尼教於中國又稱為明教。

泉州草庵的建設，既代表泉州在海上交通上的繁榮，亦代表了元代對宗教的寬厚。

當天隨團的泉州的大學畢業生遙指寺前一處，說有千年老樹，一見，啡灰暗訝，一觸，凸凹皺褶，有千年的古樸味，有傳這是唐朝時的老柏樹，這樹見證千年來的春去秋來，迎來一個又一個世紀，也迎來了一個在遙遠西方的宗教。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宗教石刻陳列館

宋元時期居住於泉州的外國人之多、種族以及信仰之多元化，實在令人訝然，這一種多元化實在令人難以相信。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宗教石刻陳列館中的一個又一個墓碑，便是泉州宋元時期多元化的鐵證。

那邊的伊斯蘭教墓碑，刻著伊斯蘭文，丁博士說那是可蘭經

有關死亡的經文，還有個墓碑寫著「番幫墓」，像小孩的手搖晃著在寫漢字，那是阿拉伯人學習漢文的證明，這裡的伊斯蘭教的墓碑數量之多為全國第一。另一邊，貯立著二十二個雕有十字架的景教墓碑，還有印度教、摩尼教等各個部份，一共三百多個墓碑。這三百個墓碑，背後有三百個故事，他們擁有不同的宗教，來自不同的民族，有些來自波斯，也有印度，他們在八百年前甚至更早便來到這個世界大港口，有的來經商，有的來傳教，有的甚至落地生根，植根於中國。他們都見證著各宗教各民族於泉州的發展、融合、互行而不悖。

八百年後的今天，其出土之文物似乎仍承傳著這一個互融的特點，他們平和地共同存放在這個陳列館。也許他們知道，他們獨立出現，雖然是珍貴，但他們的共同出現，使他們更為珍貴，他們隨便一方的離開，都使博物館想引證的偉大，大大失色。

當走出陳列室時，我驚呆了，門前草地上一個又一個的墓地，是屬於是伊斯蘭教的，王連茂館長說那是新出土的一部份，而且愈掘愈多，看來各宗教墓碑的出土與當年泉州的宗教與貿易交流，都是沒完沒了。

老君岩

泉州的烈日暴曬，我們在這次旅程都見識過了，誰不知剛走了兩天，福建省又被颱風吹襲，回家後看到窗外傾盤大雨，突然掛念這個在泉州遇見的老人，它應該正在迎著狂風暴雨。

它建於宋代，時代久遠，《泉州府志》載「石像天成，好事者為略施雕琢。」，這略施的雕琢，令石像成為宋代石雕的瑰寶。背靠青山，並無林陰，它輕鬆地坐在草地上，一臉悠然，額頭上數條皺紋，炯炯有神的大眼，一對龐大耳朵，表現出非凡的智慧，微張的嘴，似乎想說一些智者的話。石像的鬍子向左右下方伸展，是灰色的，但你可以想像那應該是如雪般的白，畢竟，他在中國文化上出現了二千多百年，而坐在這裡也差不多千年了。他盤右腳而

坐，左腳貯立而起，逍遙地坐在草地之上。

也許你會問，碩大的一個石像，何以會無殿無寺，讓人供奉。其實這裡曾出現真君殿、北斗殿等建築，然而明代已廢，只餘下一尊老子像，孤獨地經歷著烈日暴曬、月下寒流、狂風暴雨，他似乎很可憐、孤單、無助，但想深一層，他或許想借助那風雨的背景，用那半張不合的口，訴說其道家思想的「自然無為」和「虛靜」，表現其無待於風雨與歲月。

道教這個本土的宗教，總算在泉州這個讓世界各地人來往的大港，展現其最大的石雕，讓本土宗教呈現於世界之上，為本土的宗教爭一口氣吧。

窗外的雨依然瘋狂地落下，不知是自宋以來的第幾場了。

南音與木偶戲表演

南音早於博物館介紹過，始終流於紙上談兵，未嘗一見，木偶戲在宴請官員的那個晚上，聽官員們興奮地談論過，叫我們無論如何也要去看看，一個人拉十多條木偶引線，十分厲害。那份好奇並沒有在心內待了很久，當晚我們便出發。

晚上的泉州不如午間般煞熱，陰陰涼涼的，好不舒服，令人更有雅興、更興致勃勃。我們走進了一座古色古香的木建築，泉州的民眾都聚集在那裡，樂聲響起，人們視線都集中在台上，這裡也許是內地最有文化氣息的一處。

每當中原戰亂，如五代十國，中原飽讀詩書之士便落難逃到南方，不少人來到泉州這個安身之所，落地生根，因為亂世通常不會波及到這裡。泉州的而且確擁有容人的氣量，逃難者帶來了文學、音樂，慢慢地與閩南民間音樂融和，在此處形成一種藝術，那就是即將上演的南音。

這場表演只有女表演者，拿著琵琶者，先是隨著背後數人敲擊樂器的拍子，開始撥弦，然後用閩南語唱出優美旋律，雖然聽不明白，但那腔調確實是別據風格，與粵曲有三分相似，卻又較

為沉鬱，似是與遠行郎君作別之曲，似是思念遠方伊人之調。另外一場，配樂較小，由一小男孩獨唱，歌調有點悲愴，小孩壓抑他本可飛翔的聲線，用低深，如泣如訴之歌聲，唱出旋律，確令人有神傷之感。

南音的表演後，便是官員所提到的令人驚奇的木偶表演。那木偶將軍的頭上，有如髮絲般千萬絲引相連，但在老師傅手上，它們都有條不紊，背景音樂徐徐奏起，師傅只有兩手十指，面對千萬木偶引線，似乎「駕輕就熟」，簡直到了人偶合一的境界，師傅走一步，木偶將軍走一步，輕輕一拉，將軍拿起了酒壺，舉起，比賣酒翁的油從銅孔穿過更令人驚嘆，賣油翁是親身控制油的落下，而師傅是從引線，控制木偶將軍的手，再由木偶的手拿著酒壺，從酒壺倒下酒，酒如線般進入木偶將軍的口，天啊，是一滴不漏。「好酒！」老將軍叫到，隨即腳步輕浮，左搖右晃，進一退三，如起舞，我彷彿嗅到香醇的美酒，此時臺下傳來如雷的掌聲。

掌聲是師傅多年訓練的成果，而南音與木偶藝術的成果，應該感謝泉州先民的包容文化，包容不單是文明的象徵，更帶來藝術的發展、帶來經濟貿易的繁華，帶來如雷貫耳的掌聲。

開元寺與雙石塔

那雙石塔是我來泉州以來最有古蹟味道的一處了。

在祖國大地上，古石塔建設實在絕無僅有，因此特別珍貴。

雙塔可謂泉州自古以來的一個標誌，在介紹泉州的書藉裡，都引來「雄州巨港越千年，雙塔扶搖接碧天。」兩句來介紹這座古塔，可見塔的代表性。兩塔各有其名，東為鎮國塔，西為仁壽塔，兩塔的設計大致相同，只是高度略有差異，似是左右門神在守護寺堂。丁博士說，寺前左右建兩塔，是唐代的形式，殆無疑問，雙塔差不多是泉州最歷史最悠久的古蹟了。蔣德景《雙塔記略》載，「鎮國塔唐咸通年間，建九級古塔。紹興乙亥災毀……

嘉熙戊戌僧本供改用石建。」可見塔於唐代建成，初為木塔，後因兩次火劫，於宋時改用石建。

它興建於唐朝，歷泉州宋元之盛，明清之衰，歷年來為泉州最高的建築物，近年才被現代建築的華橋飯店及泉州酒店所趕過。

石塔的啡灰外表，更顯其歷史價值，塔頂有一石柱插天，稱為塔刹，塔身五層，每層輕翹，甚有大俠風範，其基座穩如泰山，似是在盤坐靜心練功，不失為泉州之代表古蹟。對於未能一攀古塔，登樓遠望泉州古城，如過其門而不入，實在可惜。

兩塔中後方的開元寺大雄寶殿，看起來寺身長而扁，丁博士說那是唐代的建築風格，殿內有金身五方佛，佛教為我國最盛之宗教，在泉州這個世界宗教博物館裡，當然不能失禮。大雄寶殿深且廣寬，有八十六根大柱，又稱百柱殿，丁博士指出，殿後有兩柱上刻有婆羅門教的宗教人物，看來建寺人雖目光宏大，卻百密一疏，建材從他處運來時未能察覺。

開元寺旁和草庵一樣種有千年老樹，是一棵是唐代的桑樹，導遊經過時略談，並無停留。的而且確，古代的人類文化建築遠比自然樹木來得珍貴，更值得人考究，因為它們的存在更需要人的毅力。

洛陽橋

災難深重的一條石橋，自北宋由泉州太守蔡襄所建，至今時今日約一千年的歷史洪流上，在人為與天然的攻擊不斷下，總共修服了足足十七次，在修服石橋前，人類早在建橋遇上了極大的困難，這是人類與自然的一場長時期爭鬥，是證明人類精神勇敢面對自然力量的一場抗戰。

洛陽橋建於宋代，它的建造見證著中國科學的進步。洛陽橋橫跨泉州州洛陽江，今天我們走在橋上，橋下水已乾涸了，但一千年前，洛陽江潮水凶急，橋基難以建穩，古人共用了三種方

法去建橋，分別是新型橋基——筏形基礎、「激浪漲舟，浮運架梁」以及「種蠣固基法」，這幾種科學化的建橋法，終於讓我們的古人戰勝了狂洪，在強大的大自然力量底下，建成了這座洛陽橋，足見人類的精神和力量。

然而，橋建成後，難題如狂潮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一三八年，颶風、橋壞，一四二六年，潮至、橋沒，一六零四年地震、橋塌，一七三零年，橋崩，抗日戰爭時期，戰火、橋毀，每次橋沒於河水之中，或是被炮火所毀，人類都施以重修工程，一次又一次的毀壞，一次又一次的修服，就是憑著我們先祖的毅力，令這條橋仍然立於今世。

那煞熱的陽光，把這座橋照得亮白，不能說它是偉大的工程，也不能說它是宏偉的建築，它的價值，是在於它是人類精神的見證者。泉州人就是有這種毅力，這種素質，才能帶領泉州攀上世界歷史的重要位置。

我汗流浹背，好不容易走過這條大橋，想起這條橋千年來走過的路，我感覺到自己很輕鬆。

結語

當日的泉州，像今日在香港，當日泉州人的毅力、包容性，都是他們能發出光輝的因素，今日的成功，又何尚不是因為相同的因素呢？

四日行程，還有九日山、清淨寺、天后宮等古蹟都很有代表性，然而字數有限，就此擱筆。資料如有錯誤，敬請原諒。